郭光侯抗租

林果

第四回　告當官陷害英雄　送白銀恐嚇石頭

按下郭光侯藏身在大糖簍中，等待安平港口官兵檢驗放行不題。且說那張龍李虎，在郭玑先的店舖裏受了一番羞辱，急急忙忙逃回縣城。當下二人找着吳此，哭喪着臉埋怨他道：我們是聽了你的話去捉拿郭光侯的，人沒有拿到，顛倒無緣無故，受那兩個狗娘養的一番羞辱，叫我們以後在外面怎麼有臉辦事。這還不說，這沒有信票私自拿人的話，要眞是傳到閣大人耳中，少不得我們要吃一頓好板子，也是活該我們的腿遭殃了。

當下只好由吳此做東，一行三人，來到一間小酒舖裏。叫了兩三樣滿菜，買一瓶米酒，與他二人壓驚。張龍李虎二人，見了酒肉，也就不再嘮叨。三杯酒下肚，吳此咳了一聲道：郭光侯這厮，委實欺人太甚，他這次糾衆圍城，威脅官府，照說就可以問個斬罪。閣大人不但不加罪，反而叫我去用好言相撫，做縣太爺的人能够這樣，也當得上一句愛民如子了。不料這厮十分無禮，竟然叫他的兄弟指着我的臉大罵一番，更連累你們二位也受了侮辱，我怎能善罷干休？張龍忙陪着笑說，我們二人算得什麼，倒是吳先生是閣大人面前有面子的人，現在受了這口氣，連我們也覺得不服。李虎接着道：郭光侯藐視官府，其實是謀反的行爲，要辦他的罪，只苦於沒有證據。吳此忽然一拍桌子道：要證據有何難哉？你二人附耳過來。當下三顆頭擠在一處，三人鬼鬼祟祟的商量了好一會，又吃了一陣子酒，才醉醺醺的各自回家。

次日，張龍李虎二人，買通了北門外木柵庄的無賴黃號，首告到當官，說是郭光侯煽動鄉民造反，豎立反旗，定期舉事，並拿出一面白布旗，旗上黑字大書「官迫民變義首郭光侯」九個大字，作爲證據。官府原來對他聚衆訴願拒納租銀之事，非常懷恨，早就想構罪誣害光侯，苦於沒有證據，現在既然有人首告，並有反旗爲證，立刻就點派兵丁，到保西里捉拿郭光侯。聽到光侯已經出去，官兵就要鎖拿他的家屬，幸好地方耆老多人，聯名具保，說是郭光侯爲人我們盡知，他決不是爲非作歹之人，如今首告光侯的人，乃是有名的無賴，焉能作證。我等願以身家保證，光侯決無謀反之意。現在他既不在家中，等他本人對簿公堂時，如屬確實有罪，那時再鎖拿家屬不遲。官府都已見到那天數千人請願的場面，深恐激起民變，不敢十分相迫，只好發出海捕文告，賞捉拿郭光侯，一面加派兵丁，巡查各海港關口。

且說安平港口那位扦子手，姓林名石頭，他檢驗往來貨品，已經有十數年的經驗，這十幾大簍砂糖的扦檢，眞不算什麼事。不一會，他已經扦了十三大簍，剩下最後是郭光侯藏身的那一簍，扦子手舉起扦，正要戳取樣品的當兒，忽然一個人在後面一拍他的肩膀，大聲叫着：石頭仔，你忙！石頭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船上的一個認識水手，一面照呼着說：原來是你，你們這趟出海，正好發了財回臺灣來過年，我這裡還剩下一簍了，等我扦好這一簍，我請你吃一杯酒送行。那水手一手拉住他的扦子說，這一簍不扦也算了，我們就去飲酒。石頭不肯道：官家的事，由不得你我做主，少扦一簍不打緊，萬一出了什麼事，我怎麼擔當得了。一面拿起扦子又要向下戳。那水手一把抱住林石頭說：石頭，你好認眞，請借一步談話。石頭吃了十幾年的港口飯，他一見這水手來得蹊蹺，知道糖簍裏面一定有些花樣，當下二人走到一大堆糖簍後面，早有一人站在那裏。林石頭也認識，這是運糖的頭家李某。他一見那水手與石頭走過來，忙走上前來，拉住石頭的手道：老林，你辛苦了，爲了我們的幾簍糖，累你忙了半日。我請你飲一杯酒，一面就拿出一個紙包，打開一看，裏面是白花花的一百銀元。石頭吃了一驚，他知道這票貨一定干係不小，他遲疑着不敢伸手去接。忽聽得身後嘭的一聲，回頭一看，不由得面如土色，冷汗直冒。原來不知何時，他身後已經站着二人，外鄉打扮，也不道是有意還是無意，一把雪亮的尖刀，從身邊落下，斜插在地上，刀柄還直晃動。船主微微一笑說：林兄不要見怪，這是要搭我們便船的兩位客人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嘭的一聲似乎有一件東西落在他的足旁

耕作

牛郎詞
李登木刻

清早起來天光時
牽牛擔秧田中去
日頭未出寒記記
脚踏田水冷薛薛
日頭出來笑微微
犁田播秧汗那滴
雖然辛苦心歡喜
等候豐收好過年